

## 在教堂嚶鳴而歌

諳燁

聖潔的歌聲在古老的教堂回蕩，管風琴的旋律在教徒的心裡瀰漫。清脆的鐘聲響起，人們虔誠地禱告。一切是如此的純淨，浮躁的心靈也暫時停下忙碌的腳步，感受生活細小的美好。此刻，澳門主教座堂正在舉行慶祝新教宗就職謝主禮。我不信教，但還是有幸，不僅是目睹，而且是參與到這神聖的儀式之中。作為唱詩班的一員，真正經歷了宗教儀式，才領悟到宗教禮儀音樂的含義。悠遠的音樂聲中，不禁回想起自己這一年多來留學澳門的生活…

（圖片由嚶鳴合唱團提供）





## 求學澳門

十年前我第一次來到澳門，以一名遊客的身份，我看到了澳門的整潔與文明。從乾淨的碎石小路到斑馬線前停車招手讓我們先行通過的司機，一切的美好都還歷歷在目。十年後我再一次來到澳門，以一名學生的視角，我看到的，不僅是澳門作為一個賭城的繁華與喧鬧，更是澳門作為一個古城的開放與多元。每一間教堂、每一所廟宇、每一條街道，背後都藏著一段悠久的歷史、一個古老的故事。幾百年的風風雨雨在空氣中凝固成回憶，深沈而靜謐。沿著碎石小路，追隨前人的足跡，探尋自己未知的奧秘。每一塊碎石都是一枚葡國的方章，敲在澳門的土地上。澳門，真是個葡萄牙養大的孩子，流淌著中國的血，散發著葡國的氣質。誰說澳門是一片“文化沙漠”？澳門讓世界看到的，不該僅僅是一個東方的賭城拉斯維加斯，而是一個散發著自身獨特魅力的東方小巴黎。

午後隨意參觀一間教堂，流彩的玻璃窗上畫著聖母瑪利亞仁慈的形象，陽光好像她的光輝柔和地傾瀉而下，悠揚的聖詩在穹形天頂迴旋、縈繞，再流淌進每個走入教堂的參觀者心裡，一如兒時課文中對歐洲教堂的描述一樣，神聖、莊嚴。不過這一切都只是我所見的，我似乎還只是一個過客，如那些遊客一般，匆匆地來，又疾疾地去，帶走的，只有連記憶都沒有留下的些許照片。“我要真正走進這個城市，這個天主聖名之城，而不僅僅是走近她。”但此時的我，並沒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一個performer，在這樣的教堂裡吟唱。

## Chorus VS. Choir

藝術若是最美的花朵，生活便是開花的樹木。不記得是哪位音樂家說過，學音樂，就要一輩子做她的奴隸了。作為一個 classical music learner and lover，來到澳門，我也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主子”。偶然的機會，在一切機緣巧合之下，我加入了澳門嚶鳴合唱團。好一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都是熱愛音樂的朋友。“Macau Perosi Coro Choir”，可是當我看到這個英文時，choir一詞一下提起了我的興趣，那這不是唱詩班嗎？就是在教堂裡誦經的那種？

從小學英文，choir都被譯作“唱詩班”，而chorus才是“合唱團”。我怯生生地向一位懂音樂的外國朋友請教，他聽了直搖頭：“不不不，chorus是‘齊唱’，choir才是‘合唱’”。原來如此！可是我仍舊一時難改對“choir”的stereotype，加之這個合唱團唱的以天主教聖歌居多，第一次排練之後，指揮小有神秘感地走過來問我：“怎麼樣，感覺很不一樣吧？”我笑而未答。

確實大不一樣的感覺！雖然從小在合唱團長大，但是不論從曲目的內容還是風格上，這邊都有很大不同。四百多年前歐洲傳教士遠渡重洋，不僅將不同的宗教信仰帶到澳門，更是將西洋藝術之花栽種在澳門。澳門的音樂也因此有了獨特的多元姿彩。普通話、廣東話、英語、拉丁語、法語、葡語……剛來的時候，我是團裡唯一不會說廣東話的團員，除了英語，其他外語更是沒有接觸過。就是在這樣一個語言環境下，似乎我也並沒有經歷太大的痛苦，在指揮的殷切關照下“迅速成長”。



## 這些“第一次”

轉眼就到了聖誕節前夕舉辦周年音樂會的日子。這是我來到澳門，來到這個合唱團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更重要的，這將是我第一次在教堂裡唱歌，在教堂裡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參加音樂會。還記得一年前我剛入團時指揮笑著對我說，“明年的周年音樂會你可一定要參加哦！”現在這場籌備一年多的大戲就要上演了。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是綵排。夜晚的教堂已經關閉不對遊客開放，在澳門最繁華的新馬路上，人群熙熙攘攘，我試探著從側門進入教堂，門口的保安攔著：“Excuse me?” “Performer?” 就這樣我進去了，仿佛走進了一個神奇的殿堂。燈光與燭光交相輝映，空曠的教堂讓琴聲更顯澄淨。不同於禮堂、樂堂，教堂獨特的音效一直是各類音樂家情有獨鍾的，而在教堂裡唱聖歌，對我來說，更是一種心靈的洗禮與震撼。

第二天突如其來的大雨將澳門洗刷一新，糟糕的天氣卻沒有擋住觀眾的腳步。從監視器上，我看到不大的教堂已經座無虛席。此刻，教堂的魅力已不在於它精緻的建築結構和悠久的歷史文化，而是在這樣一個地方，將會如幾百年前一樣，讓美妙的音樂在人們心中回蕩。

音樂會很成功，甚至有人感動得垂淚。教堂純淨的音樂讓每個人心裡都為它留出一隅，眼神裡又多了幾分沉醉與享受。走出還未散去音樂會成功的喜悅的聖母玫瑰堂，獨自踱步在澳門熱鬧的新馬路上，雨已停。華燈初上的澳門，好不繁華……

## 那些“首演”

在嚶鳴不僅讓我經歷了好多第一次：第一次在教堂唱歌、第一次和交響樂團合作；還有各種首演：澳門首演、世界首演……剛剛的周年音樂會上在澳門首演了我們指揮的作品，新年之後盛大的“世界首演”又將讓我們迎來另一部作品，這就是澳門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創始人區師達神父的得意之作《謝主曲》。在這次由多個演出團隊共同呈現的慶祝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成立五十周年音樂會上，這也將是最大的看點了。

當澳門青年交響樂團的查偉格指揮第一次給我們排練時，他幽默爽朗的風格令原本“困難重重”的練習變得“笑點頻出”。他說這次世界首演任務艱巨，因為不像Mozart那樣的經典可以有參照，而他希望把這些負擔“share with us”。我想正是因為澳門有許多的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品，澳門音樂才會變得如此的多元而獨特。

音樂會那天中午，我們部分團員還專程前往舊西洋墳場，在區神父的墓前，獻唱了他的作品，並祈望演出成功。晚上，等待入場的觀眾早在教堂門口排起了人龍。而距離音樂會開始還有十五分鐘時，場內幾乎連加座都已坐滿，不少人只好站著。可以想像，當歷時約20分鐘的《謝主曲》由近60人的管弦樂團和約80人的合唱團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是一個怎樣壯觀的場面，這也將注定成為澳門音樂歷史上光輝的一筆。全場觀眾報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查偉格指揮一副unbelievable的樣子，轉過身去，舉起場刊向觀眾表示敬意。

.....

收回飄遠的思緒，靜靜聆聽飄落人間的天使之聲，這一份聖潔的美，讓音樂有了靈魂。滌蕩，交融，昇華。莊嚴神聖的誦經，高潔空靈的聖詠，點點燭光之中氤氳著悠揚的琴聲與歌聲，這一切無疑是對心靈最好的感召。

這就是澳門，這就是我在教堂“嚶鳴”而歌的日子……

